

去遇见一座古老的村寨

李军学(彝族)



眼睛里有鹰的人

南泽仁(藏族)

尔古背着太阳蹲在平石板上,他在自己的影子里看一本泛黄的书,许久才翻动一页,不久又将它翻回来,因为那是风在替他翻动。

木呷背着手来到平石板上,他看了一眼,见到尔古在看书,便不作声,像懂得读书人的奥秘似的。木呷坐在尔古边上,闻到他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他感到极为舒适的味道,后来他确定那是一包高级纸烟的香气。

尔古没有察觉到木呷的来和去,许是感到身边来过人。他们一走进那份安静里就成了一棵树,字才能使他们发出说话声。在木呷眼里,书本上的字就像一群沉睡的虫、蚂蚁,只有尔古这样的人才能将它们一一唤醒。

尔古背着太阳蹲在平石板上,他在自己的影子里看一本泛黄的书,许久才翻动一页,不久又将它翻回来,因为那是风在替他翻动。

木呷背着手来到平石板上,他看了一眼,见到尔古在看书,便不作声,像懂得读书人的奥秘似的。木呷坐在尔古边上,闻到他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他感到极为舒适的味道,后来他确定那是一包高级纸烟的香气。

尔古没有察觉到木呷的来和去,许是感到身边来过人。他们一走进那份安静里就成了一棵树,字才能使他们发出说话声。在木呷眼里,书本上的字就像一群沉睡的虫、蚂蚁,只有尔古这样的人才能将它们一一唤醒。

那里,显得安静肃穆且含着神秘。他就对吉布说:“这口弦曲子是毕摩用来招魂的,我见你听到了喜悦之声,这就好了,我就是想送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酒会。”

月亮升上了东山顶,尔古和吉布沿着山脚下一条响彻蝉鸣的羊道回村。尔古始终握着吉布的手,他动一动的时候,尔古就感到他是害怕了,便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些。

“你听,蝉子在唱什么?”尔古引导吉布,让他把对走夜路的畏怯转变为欣赏和聆听。

“知道了,知道了。”吉布用明朗的声音向尔古准确地模拟蝉子鸣叫。

“也有人听到了另一种声音。”尔古的话让吉布充满了想象,他随之轻巧地发出了一声:“阿咋热!”

月光下,吉布看见核桃树是银色的,阿妈拿着一根竹条子,朝他奔来的身影也镶着银边。吉布用最快的速度攀爬到树上,阿妈又腰贴在树下仰望吉布,她的喉咙发出了豺狗嚎叫般的声音来责骂着吉布。

吉布带着皮肉伤痛飞奔向平石板,他孤零零地站在平石板上,模糊的泪眼是那么急切地想要看清远山,参天的水柏树在风中发出了一棵大树在风中应该有的响动。

接连几天下午,吉布都去平石板上独处,他在等尔古,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想念一个人。他想告诉尔古,他从核桃树上坠落时,看到月色中的村庄像白发般明亮。可是他并没有等到尔古,那些诗句就被风慢慢吹散了。

一到傍晚,平石板上就坐满了人,他们大声地谈论着包谷、洋芋和荞子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就像土地一样粗糙,他们发出笑声的时候,足以让月亮躲进云层里,半天不出来。

木呷打开石头样粗糙的手,贴在吉布的额头,没有感到他在头痛脑热。木呷就对吉布的阿妈打开一双手,比画着一只鸟儿对着吉布胸口里飞翔的手势。

第四天早上,吉布从梦里醒来,阿妈就把那碗米煮的饭和白水煮的鸡蛋端到了他面前。吉布仔细地吃着,他恍惚听到耳边响起一阵骨头的声音,他像被召唤了似的奔向平石板,一只鹰从澄澈的天空滑翔而来,它的翅膀是那样平稳而优美。吉布站到平石板上,他向那只鹰伸出了一只手,并用手心想象了一把荞子。

云南多峰峦叠嶂、河谷山川,如同折叠空间,潜藏着许多珍宝、秘密。行走在云南的大山里,总是期盼不经意间打开大山的一处隐秘褶皱,遇见一座古老的村寨。听到一首优美的歌谣,看见一座古老的建筑,或者看到一株稀奇的草木,都引人入胜,让人期待。

遇见外普拉,就属于这样的惊喜。弯弯曲曲的水泥路,随山情水势绕山过水,像缠绕在姑娘身上的丝带,深入大山深处。山势越来越偏远、险峻。翻过山头,山梁以小于45度的坡度,直下山谷。车路绕梁而下。前方,左右各一座大山,和脚下的这一座大山,形成三足鼎立之势,气拔弩张,狰狞着围聚在一起,对峙。

谷中,怎么可能有人家?可是,向下延伸着的水泥路告诉我,一切都错!导航显示距离外普拉只有两公里多了,估计就是从这里到谷底的距离。

水泥路是新的,铺就了几年的样子。现在很多乡村有这样的新路,是村村通工程的产儿。它们如同输液管,输入外界的新鲜元素,立即就让一座座偏僻落后的古老村寨,从昏暗沉静之中苏醒过来,热闹起来,富足起来。

顺谷而下,山梁的尽头,依托山梁,建了一座向山体外延伸出去十几米的观光台。观光台下,有如滑梯,山势趋于陡直。有几人扒附在亭台上往下张望。我想,那下面一定就是外普拉了。狭窄的下坡路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把车停下来的地方。停好车,走上长长地伸出山体之外、如同张开的翅膀一样的观光台,下方峡谷中的风景就在脚下了。我惊讶地看到,谷底,一片居民群!一片清一色的青瓦土墙民居群!密密麻麻地,如同一件铠甲,铺贴在峡谷中,足有上百户……

我心里惊叹:好一个“藏”字了得!三山夹二水,三山站立对峙。右前方的那一座山,突然往前迈出了一步,让山势稍稍缓和起来。就其其上,鳞次栉比地卧藏着偌大一个村寨,实在让人惊讶!

阳光正好,从观光台看下去,整个村庄如同一只在河边汲水的乌龟,青黑色的鳞甲闪着幽幽青光,有一种时光漫过沉淀下来的厚重感。

三座大山压迫而来,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,第一个感觉就是:三座大山,锁住了这一群人!眼前的局面让我想到了我的家乡。它的环境没有这般险峻,却比这里更加偏远,距离县城上百公里。以前很多老人,生在大山中,死在大山中,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,整个村寨,有对外沟通交流能力的就那么几个人。他们把外界的事情带进来,给村里平静无波的生活,如微风搅动一丝涟漪,却也很快归于虚无。

外普拉距离县城仅42公里,距离宜就乡就十几公里,但有这样的险山阻隔,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就凭双脚,走到宜就乡,也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。在没有公路的过去,就意味着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家乡了。更何况,外普拉的居民几乎是彝族,他们不懂汉语,与外人交流有畏难之心。这样的居住环境,从古至今,不知道有多少。凉山“悬崖村”,家喻户晓的“愚公移山”,曾经都是典型的“一座山锁住一群人”。

随着见识的增长,眼界不断开阔,我对先人的选择反而多了许多感恩和敬畏。我开始反过来思考:或许是这三座大山,守住了这一群人?守护他们世代安宁、幸福?

每一次选择,都有不得已的缘由。每一个村庄的背后,都有它自己的故事。我的先祖,史称独锦堂,有相关书籍记载以来,就居住在罗茨坝子里,在南诏王室的支持下建了著名的“黑城”。咸丰年间,毕顺保带领族人起义,失败后,不得已躲进大山里。现在我的母族都居住在武定、元谋、禄丰三县市交际的大山里,没有一个村子在城区。

“避秦时乱,率妻子邑人此绝境,不复出焉,遂与外人间隔……”这是陶渊明笔下的“桃花源”的来历。大山深处的很多村庄就是这样来的。躲避乱世,躲避苛捐杂税,躲避欺凌……这就是弱小的民族、人群的一种自我保护,是一种去害趋利的生存法则。

看了村口匾牌介绍村史,知道外普拉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元朝。匾牌上的时间,结合那一段历史,一种猜测在我的心里发芽:元军进入云南,战乱纷起,人民避之不及。军队汹涌而来,受到惊吓的人们,纷纷拖家带口,往深山峡谷中行进。有一大户人家上百人,最终在三座大山的掩护下,在这三山夹二河的地方安居下来,一代接一代,生活到今天。没有外界干扰,没有生离死别,没有流离颠沛。于时光如镜、岁月无波中,垦几块田地,细数风雨四季——于平凡的老百姓,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这一切,又何尝不是这大山的庇护?正是大山如同母亲一般,呵护着怀中的儿女,不受外界干扰、侵犯,这里的人们才能一代代平静地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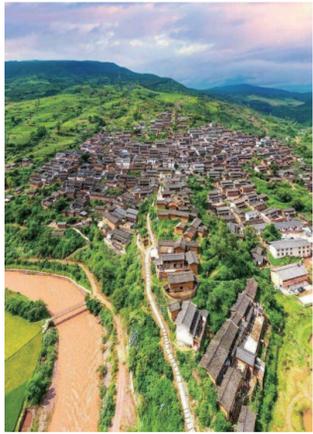
因为与外界隔绝,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,最大程度地传承和保存了自身的文化。外普拉有着悠久而完整的彝族文化,是研究楚雄永仁彝族传统文化的极佳之地。传统的民居建筑,绚丽多彩的彝族刺绣,古老的彝族祭祀、崇礼、婚嫁娶等民俗文化保存完好,火把节、祭龙节等传统节日隆重热闹,楹联、花灯、烟花节、乡村音乐节等特色文化淳朴多彩,山歌小调、彝家三跺脚等民族风情浓郁……

日月如梭,人口增长,河畔不断开垦出一块块田地。到了今天,如眼前所见,那么多人,就守着河两岸狭长的极其有限的耕地,拓展不开。人作为具有高智慧的动物,其生存能力让人惊讶。外普拉整村居住在石板上,最大限度地空出河边的田地。依山傍水,依据低热河谷的特殊地理气候条件,在河边种水稻,在岸坡上种植芒果,于陡坡上养殖善于攀爬的黑山羊……各种特色养殖、种植,越来越丰富了外普拉人民的餐桌。

很多与世隔绝的村寨,自给自足,自娱自乐,怡然自得,幸福着自己的幸福。可是,这样的村寨,不能共享外面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,加上自身的劣根不能剪除,越来越贫瘠落后。

今天,党领导下的新中国,人民当家做主,国家对民生的关注,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通水、通电、通公路,新农村建设、乡村振兴……全国各族人民真正地融为一体,不分你我,真正地共同发展、共同富裕。许许多多与外普拉一样,长期封闭于深山大川的古老村寨,在党委、政府的引导下,迅速融入社会潮流,得到快速发展。

知道外普拉早已名声在外:2014年被评为国家级传统村落;2017年被联合国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示范村项目。再回想自己家乡的发展,我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崛起!一个伟大的时代已经到来!



Advertisement for '民族文学' (Ethnic Literature) magazine, featuring a table of contents for the December 2021 issue, including sections like '卷首语', '中短篇小说', '散文', '评论', and '西 湖' (West Lake).